

中学生课外阅读文选



福建教师进修学院編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編 者 的 話

多讀好書，多讀反映現實生活的作品，可以擴大生活領域，豐富精神世界，培養認識能力，並從優秀作品中汲取精神力量。同時，大量閱讀可以幫助我們提高閱讀和寫作的 ability。同學們喜愛閱讀大量的書籍，這光靠每學期課內念一二十篇課文是不能滿足的，必須有適當的補充材料。這樣，課外閱讀就成為語文教學的組成部分之一。

這裡根據中學語文教學的目的任務，掌握當前教學改革的精神，結合新編的語文教材，選擇了反映當前大躍進的現實生活，並能幫助中學生提高閱讀、寫作能力的作品，作為中學生課外讀物。編選的文章注意到政治性、思想性強，藝術性高，語言符合規範，適合中學生的接受能力。同時，也注意到体裁的多样化。

這套文選只選短篇作品，我們認為中學生每學期還應該讀幾部優秀的長篇文學作品，所以各冊還附錄了對兩部長篇文學作品的評介文章，供閱讀這些作品時參考。

編選中學生課外讀物，我們沒有經驗，是新的嘗試。本書中選文是否適合同學們的興趣和能力，希望各地中學語文教師和同學們提出意見。來信請寄福建教師進修學院語文教研組。

福建教師進修學院

1958年8月

目 录

一✓	毛主席在延安的生活片断	王 永	(1)
二✓	黄继光献身的一刻	万福来	(5)
三	真正的爱	宋 文	(10)
四✓	写在凯歌声里	魏 巍	(16)
五	厦門港的风浪	楊 朔	(18)
六	在鋼鉄厂发生的事情	胡万春	(24)
七	“唉，这伙年輕人！”	束 为	(32)
八	“万能工种”	李荣琛	(41)
九✓	接班	傅克祥	(50)
一〇	“不！我要二十七副！”	丘化順	(55)
一一✓	墨迹未干	南 兰	(57)
一二✓	三人行	王顯堅	(58)
一三	暴风雨前	罗英超	(63)
一四✓	野葡萄	葛翠琳	(64)
一五✓	童話两篇	金 近	(75)
一六	三只蚊子和一个阴影	严文井	(85)
一七✓	会搖尾巴的狼		(87)
附 錄			
一	他在革命的人民中永生——讀“不死的 王孝和”	沈 澄	(8)
二	略談“林海雪原”	世 輝	(95)
三	关于“林海雪原”	曲 波	(97)

一 毛主席在延安的生活片断 王 养

象其他人一样，我急切地想知道毛主席在延安时代的生活故事。可是，当我来访问毛主席的故居时，我的心里却产生了一种拘泥不安的感觉。不知是由于虔敬、仰慕，还是由于兴奋、激动，我忽然变得沉默而严肃。我走进“延园”，贪婪地注视着园内的一草一木。一座多么平凡朴素的园林啊！我们的伟大领袖，就在这里领导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。

给大家分水果

园内，几幢古老的瓦房，隐藏在林荫深处，一条小溪穿过树丛蜿蜒流去。这几天，桃李花谢了，梨花和丁香花开得正旺，那些又繁又大的花穗，象一串一串茸茸的雪球挂在枝头，静静地散着幽香。

据管理延园的同志说，这些果树每年要结三、四十担水果。党中央住在这里时，干部没有津贴费，生活很艰苦；每年水果成熟了，毛主席亲自叫人把水果分给大家吃。

我跨过小溪，爬上后边的山坡，进入另一个小院落，这就是毛主席过去的住处。对面整齐地排列着五孔窑洞，油漆过的门窗依然保留着从前的颜色，窗棂上钉上了白色窗纱，窑前的玫瑰、桃花和丁香花，开得和过去一样的繁茂。院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，门窗悄悄地虚掩着。毛主席办公的窑洞里，窗前放着一张简陋的木桌，还有一只破旧靠背圈椅，对面摆着两个沙

发和一个衣架。这些器具上沒有一点灰生，一切都很清新、朴素而舒适。

把椅子还给吳老汉

引导我参观的同志，指着窗前靠背圈椅說：这是一九三七年毛主席在延安时坐过的椅子。那时，党中央初到延安，毛主席就住在群众的窑洞里，农民吳汉章老汉把自己家里的椅子送给毛主席用。第二年，中央书记处搬到楊家岭去住，臨走时毛主席又把这把椅子还给了吳老汉。一九四七年胡宗南匪軍侵占延安时，吳老汉为了这把椅子曾和敌人进行过斗争。他一直把这把椅子当作傳家宝似的保存了二十年，到去年秋季才把它送给了延安革命纪念馆。接着，他說：原来党中央负责同志使用过的器具，大都被胡匪破坏了。现在陈列的这些，多半是原陕甘宁边区政府各机关的遺物，但从这些器具上我們仍然可以看出过去延安机关的艰苦生活。

工 作 到 天 亮

当时，毛主席就在这个窗前办公。他的桌子上經常堆放着些书籍和报纸，还有一盏戴着罩子的煤油灯。据说，毛主席最习惯在夜间办公，但他又很注意节省灯油。他写东西时，把灯头扭大，不写时就把灯头扭的很小。他经常工作到深夜，当远近村主的人们都完全睡熟了的时候，他仍然在暗淡的灯光下，慢慢地踱着步子，思考国内、外的种种问题。甚至到第二天清早，当别人已经起床时，还看见他的窗户有淡淡的灯光……。

布衣粗食

在那时候，毛主席穿衣吃飯都很簡朴，他穿的衣服也多半是用当地人織的粗布縫的。他有一件灰棉袄曾穿了三年，別人替他打的一双粗毛絨袜子，已經穿破了，他还不愿意丢掉，仍然补丁再穿。毛主席每天吃兩頓飯，每頓只有两个菜，主要是白菜、洋芋和西紅柿，还有一点猪肉。炊事員黃玉成覺得毛主席的伙食太簡單，曾要求增加伙食費，但毛主席不允許，并且每到月底，他要亲自檢查伙食賬，不准超过标准。于是黃玉成就开动了脑筋，尽量在仅有条件下把飯做得更好些。有一天，毛主席找他談話，笑着問他：“今天的菜做得很好，是怎么回事？我的伙食沒有超过嗎？”黃玉成說“沒有”。接着又把他如何想办法的事讲了一遍。毛主席听了連連点头說：“很好，这伙食标准是供給部規定下来的，我們大家都要遵守。現在，我們的生活正在困难的时候，伙食錢是少了些，菜却要做得好些，这怎么办呢？就要靠你們好好研究研究……。”我站在窗前，靜听管理同志的讲述。这时，太阳把窗外的樹影印上了窗紗，蜜蜂在花丛中嗡嗡嚶嚶地鬧，我沉浸在深远的想象中，仿佛亲眼看到毛主席当年工作和生活的情景。

給老人賀壽

当我从毛主席的院落里走出来时，枣園村农民謝登珍和史再成老又來了。他們曾經和毛主席談过多次話，我請他們讲些关于毛主席和当地群众关系的故事。他們欣然地应允了，并且領着我到山下边的树林里去轉。我們穿过林蔭路，走到原中央

書記處休養所前面，看到一塊坪地周圍栽着許多花木。史再成說：“這是過去書記處的露天舞場，那幾年，農民給毛主席拜年帶來的秧歌隊，就在这个場子上演出。”那時，毛主席和中央負責同志坐在旁邊的椅子上，群眾和幹部在他們的面前圍成一個圈子。鑼鼓一响，秧歌隊員們就扭扭捏捏地演唱起來，毛主席被幾個小姑娘羞澀的動作，逗得不時發笑。謝登珍說：毛主席非常關心群眾的生產和生活，一九四四年八月，棗園鄉下了一場冰雹，許多秋庄稼都被打毀了，群眾的情緒很不安。當時，毛主席派黨中央某部的一個科長去調查災情。隨後，就把過去農民替他代耕生產的兩石麥子，發給群眾做種子。第二年，這些麥子長得很好，獲得了一次大豐收。平時棗園村農民得了病，毛主席就讓中央醫務所給他們免費治療。同時，還讓書記處的女幹部給本村婦女教紡綫（當時黨中央提倡機關幹部業餘勞動生產，許多幹部都學會紡綫）。還舉行了一次紡綫比賽，婦女史秀英紡的最好，書記處獎給她一架紡綫車子。1943年正月，毛主席給棗園村的二十四個老人賀壽，請他們吃飯，康生同志代表毛主席在會上講了話，還送給每人一條毛巾和一块肥皂。

娃娃拉着他的衣襟

當我們走到園子中的小禮堂時，史再成說：“過去，每年春節，毛主席就在這裡請本村群眾吃飯。”那時，在這個門口放着一張方桌，毛主席站在旁邊和每個來人握手接待。每家的家長都穿着新衣服來了。他們給毛主席帶來軟糕、油饅、黃酒、麻糖等禮物，滿滿地堆了一桌。吃飯以前，毛主席親切地

和群眾談話，許多小孩子圍在他的身旁。有時，鄉上的工作人員跑過來，瞪着眼睛吓唬小孩們走開；娃娃們急忙拉着毛主席的衣襟，往他的身後亂藏，毛主席站起來保護他們，娃娃們望着他憨溜溜地笑了。

吃飯時，祠堂內排着十幾張桌子，群眾入席後，每桌都有一位首長作陪。開始，毛主席給大家敬酒，並且說：“你們都是我的老鄰居，不要講客氣。過兩天，我還要到你們家裏去看看呢……。”說到這裡，史再成笑了，他說：“本來我們這個村子的衛生工作作得不好，自從毛主席說了這話以後，我們家家戶戶就特別注意。每天清早就叫婦女們把地掃干淨，把桌椅板凳都收拾好，就怕毛主席忽然來了，窩裏不干淨，待慢了他老人家。從這一年起，我們村子的衛生工作就好起來了。”

當我向謝登珍、史再成告別時，他們懇切地說：“我們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再見到毛主席，延安人民時常惦念着他！”

（原載1957年5月6日“文匯報”）

二 黃繼光獻身的一刻

萬福來

十九日晚十點鐘，我們緊跟着強大的反擊炮火，一口氣收復了“五九七·九”高地右側的六、五、四號三個陣地，眼看這條起伏的山腿就要被我們全部占領的時候，敵人主峯周圍和零號陣地上殘存的火力點突然復活了，上下交織成一片火網，向我們惡毒地飛蓋過來，把我們壓在主峯下面零號陣地的山脊

上。这时我們的炮火已按时延伸射击了，前进的障碍必須我們自己来扫除。突击部队停下来，利用彈坑和敌人的尸体隱蔽自己。这时陣地上升起照明彈，此落彼起，照耀得如同白昼一样。从这里我清楚地看到，距离我們五十公尺远的零号陣地前沿是两个并排的火力点，掩护着后边几公尺处一个囤兵的大炸彈坑；再后边三十公尺的地方还有一个大地堡，这些火力点把山头变成了一个不易接近的頑固的碉堡。

現在，我連突击力量仅剩十六个人了，其中只有九个是战斗兵，要拿下零号陣地，困难是相当严重的。我和指導員馮玉庆同志計劃，無論如何要繼續反击；否則，天一明敌人必然依托零号陣地进行反扑，这一条山腿就守不住，那时，我們的血将是白流了。今后要支援“五九七·九”高地退守坑道的同志們作战，重行反击，又得花多大代价啊！因此，我决心剩一个人也要完成任务！我立即把这九名战士組成三个組，編为我連战斗作风最硬的“功臣第六班”，准备对零号陣地上的地堡进行爆破。

这时，营參謀长張光生同志带着通信員黃繼光来了。他听了报告的情况后，斬釘截鉄地說：

“不論花多大代价，天明以前一定要把零号陣地拿下来！”

执行爆破任务的第六班第一組的战士們，在密集炮火下接敌运动中牺牲了。第二組跟着上去。一連三个組的同志都英勇地倒在敌人的火网下。參謀长看着前仆后继的战士們不住連声贊叹：

“英雄！英雄！”

但情况却是更加严重了，叫誰再去呢？有战斗經驗，能够担当这个繁重任务的，只有我跟指导員馮玉庆同志，加上連部兩名通信員了。这正是党和祖国需要我們貢獻出自己的时候。我向參謀長請求亲自去执行这个任务。馮玉庆同志也同时向參謀長請求参加爆破。參謀長按住我們两个肩头严厉地說：

“不行，你們是指揮員！”

这时，站在他身旁的营部通信員黃繼光挺身而出：

“參謀長，把任务交給我吧！”

參謀長一下握住黃繼光的手，我看見他两眼閃光，显得十分激动：

“好！黃繼光同志，你是青年團員，我相信你能完成任务。”

我這的兩名通信員吳三羊和蕭登良，在我和指導員要求任务的时候，早就着急得不行了，这回立刻也要求参加，于是就决定他們三人再次組成“功臣第六班”，并指定黃繼光任班长。

他們把冲锋槍闔下，皮帶間插上手榴彈。黃繼光从怀里掏出抗美援朝紀念章。蕭登良也掏出紀念章和日記本交給我們。參謀長向他們說：

“为什么要留下紀念章呢？这是祖国給我們的榮譽，應該帶上它打仗，去創造更大的光榮！”

指導員給他們三个重新戴好紀念章，拉着黃繼光的手囑咐說：

“好，去吧！要机动灵活。我們等着你們的勝利！”

黃繼光望着指導員的臉，說出了自己崇高的心愿：

“我決不辜負黨對我的培養，從入團那天起，我就希望有一天能入黨。這次在執行任務中，若是我能夠上黨員的條件，請首長介紹我成為一個光榮的共產黨員。”

“黨一定會吸收忠於祖國、勇敢作戰的人，你放心去戰鬥吧！”

參謀長帶着深沉的感情，又一次地叮囑他們：

“同志們，祖國人民的代表就在身邊看着我們，我們一定要用勝利來回答祖國人民。”

“請告訴祖國人民，告訴慰問團的同志，聽我們的勝利消息吧！”黃繼光回答罷參謀長，就帶着兩個戰友向敵人火力點匍匐前進。

參謀長望着自己的通信員黃繼光的背影，鬆開咬緊着的嘴唇，說：“他會勝利的！”接着又對我說：“萬福來同志，你們要即時報告情況，我去組織人員來支援你們。”他說着就轉身向後爬去。

我的眼睛緊盯着這三個戰士在敵人火網下躍進的姿影，他們靈活巧妙地利用彈坑和射擊間隙隱蔽着前進，到敵人最近的兩個火力點時，黃繼光指揮兩位戰友成三角隊形火速向前爬去。火力點突然向他們開火了。只見最前面的吳三羊迅猛地扑向一個炸彈坑里。一下子左右兩個火力點幾乎同時響起震動山崗的爆炸聲，火光映紅了山梁。從煙火幕隙中看見那些隱蔽在彈坑里的敵人驚慌地向後面鞍部潰逃。黃繼光和他的兩個戰友的手榴彈追着敵人的屁股響着，一陣急促的戰鬥後，頑抗的殘敵逃進了最後一個火力點里。立刻，主峯周圍和零號陣地上的機槍、炮火又集中火力向我們打來，陣地上又變成一片迷迷蒙蒙。

蒙，什么也看不清了。

指导员冒着炮火跑上去指揮他們繼續战斗。营參謀长組織的四个同志也上来了。我正准备再拿上一个組去。忽然，蕭登良拖着一条腿爬回来：

“連长，快拿手榴彈来！”

“怎么样？他倆也負伤了嗎？”

“吳三羊牺牲了。黃繼光負了輕伤，不要紧。”他一面接着手榴彈，一面說：“敌人炮火太密，人多了伤亡大！我們保證完成任务，請你放心！”

敌人炮火稍稍减弱了些，陣地上烟雾散开了，我又望見黃繼光得到彈药补充后，不知向伏臥着的指导员和蕭登良說了些什麼，他身影一晃又前進了。

离敌人那个地堡很近了。敌人显然发觉了他，火力猛得象拧开龙头的水管子，火光閃閃地向他噴射，曳光彈映出他那不大而結实的身子。在紫紅色的烟尘中，一連四次跃进，但四次都扑倒在地上。

沒有比这再叫人緊張的时刻了，只見在敌人机槍数秒鐘的間断里，一个黑黑的人影向前奔去。跟着，是一声巨响，硝烟把地堡和人影都遮沒了，我心中一陣高兴，正想帶战士們冲上去，却看見烟尘中的火苗又噴吐出来，这显然沒有击中，而敌人的机槍发射得更加瘋狂而凶惡了。在这危急万分的时候，那条黑影子倏地在飞騰的烟火中閃現了一下。“他还活着！”我兴奋地自語着。只見黑影一連隱現了几次，但除了敌人机槍狂叫外，听不見爆炸声。

“为什么他不打手雷呢？”我和营參謀长都非常着急的紧

盯着前方，几个支援上来的战士一个个握着手榴弹准备冲上去。

正在这焦心的一瞬间，冲天的烟雾中又出现了黄继光的身影。这回看得很逼真，他已经从侧面接近地堡了，那里烟雾稀薄，只见他直起身来，伸开两臂，猛虎般地扑向那个机枪的喷火口……

正在闪闪吐射的火舌骤然熄灭了，狂吼的机枪声哑地低吟了两下，便完全哑了。

“同志们，冲啊！”在这刹那间所发生的一切，使我迅速地明白了这飞怎样的一回事。我只觉得全身热血沸腾，跃起身来，激动地高呼着，带着战士们冲了上去。在弥漫的烟尘中，在空气为之灼热的火海里，我们登上了零号阵地，全部歼灭了顽抗的敌人。

（选自“志愿军一日”第二集）

三 真正的爱 宋文

在二六一医院外科的病室里，躺着一个病情严重的患者。他的名字叫张炳雨。

张炳雨，是×机场的汽车司机，一个二十刚刚冒头的青年小伙子。打从入伍那天起，凡立功、受奖这类事，差不多哪一次也漏不下他。在他那俊秀的脸上，人们看到的总是一副和悦和稚气的神情。但是，现在这张脸变得血肉模糊了，他躺在那里，全身一动不动了。

七月三日中午，张炳雨象往常一样，开起他的油槽车，来

到了加油站，准备把大量的汽油轉送給巡邏归來的鉄鷹，使它們随时都能够起飞，好去保卫祖国的天空。

油，順着輸油管高速度地向油槽里流着。太阳，象一团烈火一样地悬在头顶，烤得人們气都透不过来。張炳雨脫下了軍服，光穿件背心，汗水还是一个勁地往外冒。⑥

他抹了抹臉上的汗，輕捷地登上了油槽，想看看輸油管和油槽咀的接合处是不是有什么毛病。

油，依然在嘩嘩地流着，一切都很正常。但是，張炳雨却仍旧一动不动地猫着腰，在那里注視着油管的結合处。他觉得在这里看着自己的車工作，比找个背蔭的地方去乘凉，心眼里要踏实的多！

他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，突然，一股藍色的火柱，从油管的結合处頂直冲出来——由于靜电反映，汽油燃燒起来了！

張炳雨当即被噴倒摔在車下；他的头髮在着火，臉上在着火，背上在着火……，全身都起了火。他在地面上打着滾，心想把身上的火熄灭。正滾着，猛抬头，見整个油槽都在燃燒，他这才意識到，剛才发生的竟是一场严重的灾禍！于是，他一个骨碌爬起来，带着滿身的火，就要往汽車駕駛室里钻。远处的人撕破喉嚨地喊着，要他赶快跳进旁边的水塘，他却理都没理，纵身便进了駕駛室。因为他非常清楚，如果不馬上把这輛着了火的油車开走，就难保加油站的安全；加油站一旦失火，就要引起油庫的燃燒；一个机場的油庫整个燃燒起来……，这是誰也不敢設想的莫大的灾难！

⑥ 靜电反映，是一种物理現象。天气炎热，油的流速高，流速长，产生了高热；加之飞机汽油灵敏性和揮发性强，就引起了这种反映。

車子开走了。但只走了七八公尺，就停住再也不动了。因为駕駛它的主人——張炳雨同志自己，已經燒得不能再动了……

×

×

×

早飯后，軍医們带着沉重的心情，来到了軍医办公室。

科主任陈軒大尉最后一个走进来，他臉上的神色簡直有些可怕，可他本来是个頂溫和、頂慈祥的人。

“燒伤的那个病人怎么办？”陈主任进屋坐下以后，垂着头，半天沒吭声，突然这样說道。

大尉的話，並沒有划破屋子里的沉靜；人們依然默不作声地思考着，只是心情越发沉重了。因为全科的人，沒有一个不被張炳雨的事迹所感动；同时，又沒有一个不为他的伤势而担忧。

張炳雨，是他們从事医务工作以来，收容的燒伤病人中最严重的一个。他的背、臉、两臂、两肋和双腿，差不多全都被燒焦了；燒伤的总面积占全身的百分之五十以上，燒伤的深度达一公分。血，从焦烂了的皮肤下面，片刻不停地朝外淌着。經驗告訴軍医們：所有的病，沒有比燒伤和燙伤再疼痛的了，更不用說燒到了这般程度！但是，这位不平常的青年，入院以来四五天，人們从沒有听到他一声呻吟；而且每当医生問他痛不痛的时候，他总是緩緩地搖着头，同时，輕輕地回答着：“不！”

“我还能不能活？还能活多久？……”这些問題，在他恢复知觉以后大概不只想过一百次，可是他却从来沒有向任何人提起过，就象他根本就不需要这些問題的答案一样。但是，另

外一个問題，他却象永远也不能滿足似地无数次地請求着回答：

“油庫失火了沒有？”

当人們告訴他油庫完好無損的時候，虽然在那焦爛的臉上不可能露出歡樂的笑容，但却可以看見他那亮晶晶的眼睛閃爍着欣慰的光芒。

“我的車壞了沒有？”

每当听完人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之後，他总是無力地合上眼睛，沉默了。

對於這樣一個崇高的生命，怎麼能不挽救？但究竟怎樣挽救呢？人們仍然拿不出主意來。

“從這幾天的治療情況看來，光靠輸血、輸液是不行的！”長久的沉默以後，陳主任繼續說。“因為水分流失不能制止，就是輸再多的血和液，也是白搭！而且，他的皮膚已經開始化膿潰爛了。”

聽完了主任的這番話，一顆顆心，就象一條條拉滿了弦的弓，緊張得透不過氣來。

“難道這個年青的生命，就這樣結束了嗎？……我們這些當醫生的還有什麼用處！”在焦急萬分的時候，軍醫們不禁這樣暗暗地責怪着自己。

又是長久的沉默。

突然，陳主任從座位上騰地一聲站了起來，堅決地說道：

“現在，唯一的辦法是植皮！皮，到哪裡弄那麼多呢？大家都知道，我們的病人遍體鱗傷，他身上的皮是一點也動不得的。但是，我們——我們作醫生的，不是都長著一身好皮膚

嗎？我是‘歐’型血，我首先獻一塊！”

就在兩周以前，全科屬“歐”型血的人，不論醫生、護士，就連陳主任自己，都曾為一個危重病人獻過三五百CC血。誰也不會想到，今天，又要獻出自己的皮膚！當醫生的自然非常清楚，這件事，對個人說來，該是一種多么大的決心！

但是，我們可不是平常人，我們是共產黨員，是共青團員！我們的病人更不平常了！他曾經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，救護過國家的資財。現在，為了救他一命，取下塊皮來這算得了什麼呢？人們自然也知道，取去的皮是不會再長出來的；但是，落那麼一塊疤痕，不正是永恆的光榮嗎？

“我獻一塊！”共產黨員楊之廣醫生報了名。

“我獻一塊！”共青團員鄭遠仟醫生報了名。

“我也獻一塊！”懷孕八個月的王醫生也報了名。

×

×

×

軍醫辦公室動員“歐”型血的人獻皮這件事，馬上就在全科傳開了。

理療科護士劉清才，本來是個神經過敏的人，連打個防疫針，他都要休克。可是今天，他剛一聽說，就找到了科主任，堅決請求獻皮。陳主任只好答應下來。

病房護士張希雲，前幾天才因為長痔瘡而動了手術，這會兒還正在住院呢！他聽說以後，也趕忙跑去找陳主任，要求獻皮。

消息傳到了內一科：內一科主任立即便給黨委打去了電話，說：“如果外科同志的皮膚不夠用，那末，需要多少，我們就獻出多少！”